

汚損

龍鳳寶釵緣

(一) 梁羽生著



新金山出版



龍鳳寶釵緣



—

梁羽生 著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

龙凤宝钗缘

作者：梁羽生

印刷：文字六〇三厂

发行：中尔文化出版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34

字数：720千

版次：1988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印数：100,000册

ISBN 7-80042-19-1/I·20

定价：8.80元（共三册）

中尔文化出版公司出版

北京沙滩北街2号

目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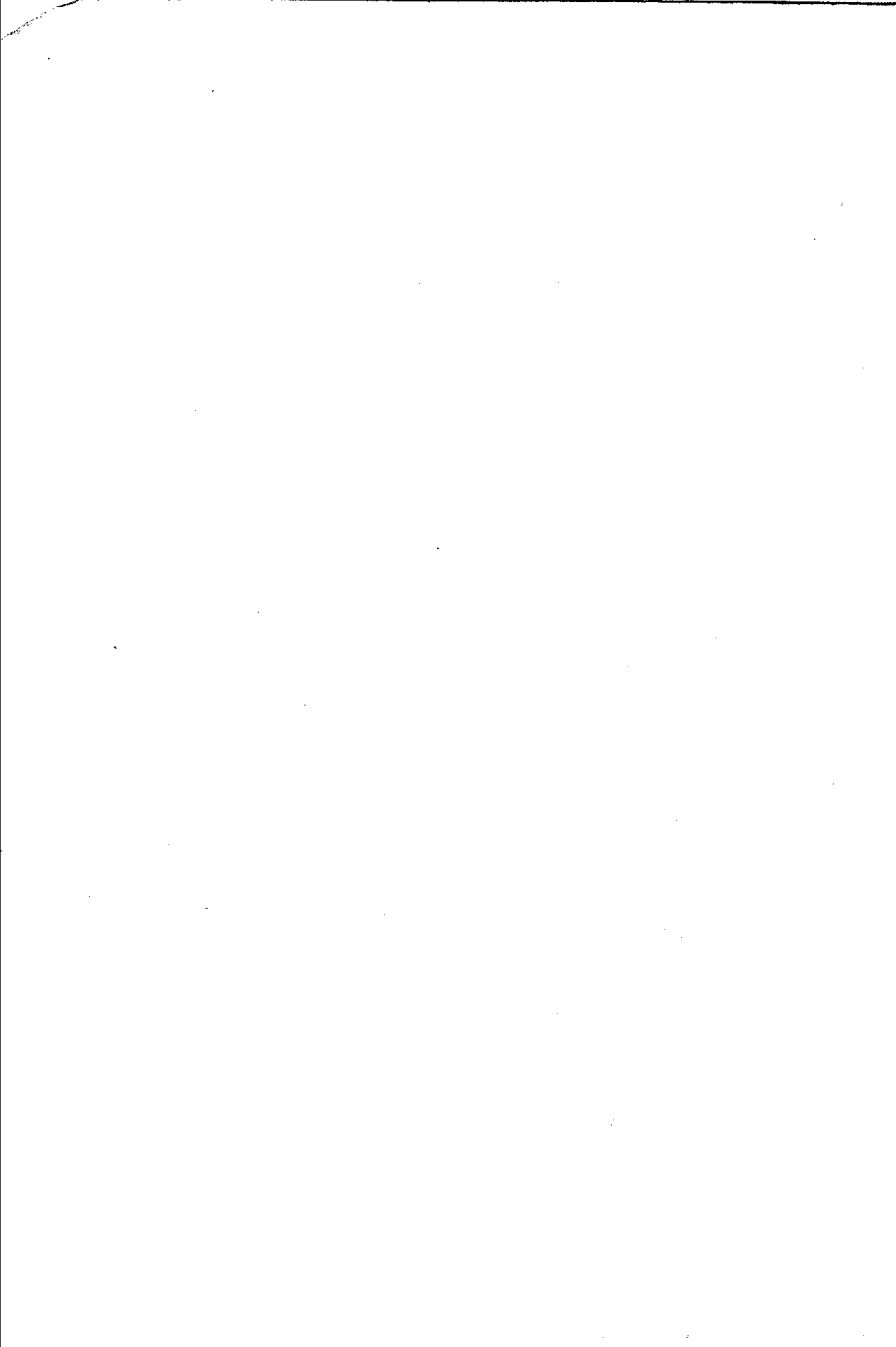
上册

第 一 回	客路忽闻闺阁讯 良宵初访玉人来 3
第 二 回	情天却有疑云布 身世方知爱意生27
第 三 回	无奈芳心遭误解 忍教好梦总成空59
第 四 回	自有雄心图大业 只凭一剑斗群豪73
第 五 回	无敌神鞭逢敌手 多情红粉访情郎85
第 六 回	异议交腾推首领 同声相应属何人 105
第 七 回	海外异人图霸业 中原豪杰定雄盟 129
第 八 回	剑气纵横同御侮 芳心历乱起疑猜 149
第 九 回	云开月现真情露 镜破钗分悔意生 167

第 十 回	裙钗初识江湖险 财色相招恶寇来 185
第 十 一 回	自恨身非男子汉 可怜辜负美人恩 209
第 十 二 回	相见争如还不 多情却似反无情 229
第 十 三 回	鸾飘凤泊情何忍 虎斗龙争气正豪 249
第 十 四 回	石破天惊传恶耗 云开月现露真情 273
第 十 五 回	丐侠临终遗重托 英雄中伏遇娇娃 293
第 十 六 回	岂有明珠投贼窟 忍挥宝剑闯情关 311



段克邪仰天笑道：“我不是好人？我非奸即盗？哈哈，随你高兴，爱怎样骂就怎样骂吧！”



第一回 客路忽闻闺阁讯 良宵初访玉人来

乱世姻缘多阻滞，水远山遥，难寄相思字。露白葭苍心事苦，宝钗光黯凭谁护？

频年踏遍天涯路，侠骨柔情，要向伊人吐。喜有东风吹暗雨，月斜风定鸳鸯起。

——调寄蝶恋花

“我这支是龙钗，她那支是凤钗，这龙凤宝钗本来是一对的。”

“我是她的丈夫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们这夫妻名份，是一出生就定了的。”

“唉，但我怎么对她说呢，莫不成我一见她就说：我是你的丈夫。所以我现在找你来了！不成，不成，这话儿我说不出口，她听了也会骂我是个狂徒。我又从没见过她，怎知她欢不欢喜我，要不要我这个丈夫？”

“唉，这种羞人的事真是难办，但是我父母的遗命，我不去也不成！”

“她知道了这件事么？倘若是已经知道了，那还好办，我就叫她拿出凤钗来和我的一对，这两支宝钗是一式一样的。可是对了之后又怎么说呢？嗯，我真傻，那时候还用说吗？不说她也该明

白了。”

“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我没有胆量说，难道她就有胆量说：对了，那么咱们今后是夫妻了？”

“夫妻是注定了要在一起的，从早到晚，都要对着的。她的脾气怎样？我会欢喜她吗？”

“唉，倘若她不知道这件事，那又怎办？我要硬着头皮给她说说这对龙凤钗的故事了，故事说完了，我才告诉她：我就是故事里那个男孩子，你就是那个女孩子。但是，我是一个陌生人，她肯耐烦听下去吗？听了之后又肯相信吗？……”

“唉、唉、唉——总之、总之是伤脑筋！”

段克邪捧着一支玉钗，在客店的小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心事有如乱麻，不时的发出自言自语。

他今年已经是十六岁了，安史之乱，反复了好几次，前后经过了八年，现在也终于平定了。象母亲一样照顾他的夏姨（南霁云的妻子夏凌霜）说战乱已过，他又已经成年，所以就打发他上潞州来了。因为他的未婚妻，正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养女。听夏姨说，这薛嵩霸道得很，严禁家人泄露他养女的身世，因此只怕他的未婚妻子，事到如今，还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。

所以段克邪是去会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子，而且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未婚妻子！

十五六岁正是初懂人事，见到异性就会面红的年纪。何况是要他单人匹马去会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！所以他越近潞州，心里就越发慌乱，羞怯、好奇、兴奋、盼望……种种情绪，交错心头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，当真是“伤透了脑筋”！

就正在段克邪“伤透脑筋”的时候，忽地有一股异香从窗子透进来，他本来已经有点隐隐作痛的脑袋，这时更突然间沉重起

来，昏昏欲睡。

段克邪暗地叫声“不好！”这霎那间，他忽地想起日间遭遇的一件事情，有一个短须如戟的粗豪汉子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就一直在背后跟着他，在路上他不便施展轻功，他故意放慢脚步时，那汉子也放慢脚步，他加快一点那汉子也亦步亦趋。段克邪一身武功，虽然怀疑那汉子是个坏人，却也未曾将他放在心上，不过，终是觉得有点讨厌，后来，待到路上没有其他行人的时候，段克邪就故意显露一点功夫，一掌劈下，一株粗如儿臂的树枝，用来挑包袱，那汉子就不见了。

段克邪正在想着：“莫非这汉子乃是一个强盗，他在路上不动手，现在却来用闷香暗算我了。”就在这时，“啪哒”一声，一颗石子从窗外丢进来。

这是“投石问路”，是用来试探屋内的人还是否醒觉的。段克邪的师兄空空儿是天下第一神偷，他当然懂得这种伎俩，心里暗暗冷笑：“原来只是一个未入流的强盗。倘若是个高明的，根本就无须使用投石问路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怎样偷我的东西。”

“咣”地一声，那支玉钗从段克邪的手中掉下，跌在桌子上，而段克邪也伏桌打起了瞌睡来。

房门轻轻地推开，有一个充满了惊异的声音叫道：“咦，你瞧，这、这一支玉钗！”

奇怪，是个女子的声音！而且强盗偷东西，本来是极力避免声响的，她却禁不住惊叫起来。

随即有个粗浊的声音说道：“别那么大惊小怪，你现在佩服我的眼光了吧？我早瞧出这小子的身上有宝气外露，不过却还想不到是这样的宝贝，哈，单单嵌在这钗上的夜明珠，就可以值得几万两银子！”

那女子的声音道：“值钱倒在其次，我奇怪的是这支玉钗，和咱们小姐的那支玉钗，竟似一模一样的！”

那男子道：“怎么，你的小姐也有这样一支玉钗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是呀，不过花纹不同，我小姐那支玉钗是雕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彩凤！哈，茂哥，你的运气来了。”

那男子道：“是呀，的确是意想不到的运气，我有一个相熟的珠宝商人，不愁脱不了手，咱们有了几万两银子，就可以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，安安静静地在家里享福了。”

那女的道：“茂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那男的道：“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你有什么打算？”那女的道：“躲躲藏藏，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总不是办法！何况大帅已颁下海捕文书，躲也未必躲得了。依我之见，不如把这支宝钗拿去献给小姐，这恰好可以和她的配成一对，小姐一定喜欢。我再请她向大帅求情，说不定大帅一高兴，不但免于追究，你还可以弄到个一官半职呢？这岂不是好！”

那男的道：“你有把握请得小姐求情？”那女的道：“小姐素来喜欢我的，这次要不是为了你的缘故，我还舍不得离开她呢。我去向她求饶，九成她会答应，何况还有这份大礼。”

那男的道：“倘若她问你这支宝钗是怎么来的，你如何说？”那女的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显然她给这个问题难住了。

那男的道：“不如索性直献给大帅，你不知道咱们的大帅本来也是绿林出身的，只要得了宝贝，他才不会管你是偷来的、抢来的呢！小姐就不同了。唉，不过这支宝钗我越看越心爱，说实在的，我真还舍不得便宜了大帅呢！”

那女的道：“既然你摸得透大帅的脾气，还是献出去以求免罪吧。嗯，我想起来了，下个月十五就是小姐大喜的日子，正好

趁着这个机会送礼。咱们给她锦上添花，大帅还会不高兴吗？喂，喂，你干什么？”

那男的道：“这小子懂得武功，我一刀将他劈了免得他事后追究，你不要拦阻我呀！”原来那男的正要一刀向段克邪劈下，却给那女的托住了手肘。

那女的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咱们不可这样没良心，偷了他的东西就罢了，怎能再伤他性命？听我说，放过他吧！你若不依，我今后也不敢再跟你了！”

那男的道：“你怎的这样心软，好，依你，依你！谁叫我喜欢你呢！好，你把宝钗给我，咱们快走吧。哈哈，这真是宝贝。”

那男的刚推开窗子，想跳出去，笑声未绝，忽地身躯一震，突然变成了泥塑木雕一般，再也不能移动半步，“咣啷”一声，那宝钗也掉到地上。就在这时，段克邪陡地跳了起来，拦住了那个女的！

原来段克邪虽然只有十六岁，但他的内功造诣却非比寻常，一觉有异，就运用了“闭息换气”的上乘吐纳功夫，这种江湖上下三门所用的“鸡鸣五鼓返魂香”如何能迷得倒他？他刚才不过是假作中毒昏迷，静观其变而已。

那女的大吃一惊，扑将过来，却给段克邪一把揪住，那男的连忙叫道：“不关她的事，你放了她，要杀杀我！”原来他给段克邪以“隔空点穴”的功夫，点中了麻穴，身子不能动弹，但却还能开口说话。这也是由于段克邪江湖经验不足的缘故，匆促出手，一时间忘记了还要点他的哑穴。

本来是做强盗的最怕声张，但现在段克邪志在盘问他们，却反而生怕强盗声张了。段克邪急忙再补点了他的哑穴，这才放开了那女的，微微笑说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看在你刚才替我求情

的份上，我也不杀你的丈夫便是。但这支宝钗是我家中之物，却不能给你们拿去。”

那女的怔了一怔，衿衿施礼道：“多谢相公宽宏大量，我们如何还敢要你的宝钗，请高抬贵手，让我们走吧。”

段克邪笑道：“要走也容易，只要你肯说实话。听你刚才的言语，你似乎是官宦人家的丫环，你的小姐是谁，快快说与我听！”

那女的满面通红，迟疑了片刻，说道：“言之有愧，我实是潞州节度使小姐的丫环。”段克邪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薛嵩的女儿薛红线的丫环吗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又与强盗合伙，来偷我的东西？”

那女的听见段克邪一开口就说出了她小姐的闺名，心中更是惊疑不定，只得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背主私逃。他、他是薛大人的卫士，我、我、我们……”

段克邪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喜欢了他，所以便私逃了。是怎么？”那女的低垂粉颈，面红过耳。

段克邪道：“唔，你这个男人也还不错，看来他是真心欢喜你的。我就饶了他吧。”

那女的正要拜谢，段克邪却又说道：“且慢，你刚才说要拿我的宝钗去给小姐送礼，你们的小姐有什么喜事啊？”

那女的道：“下月十五是我们小姐出阁的日子。”段克邪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什么？你们小姐出阁？”那女的以为他不明白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出阁就是嫁人，我们的小姐要做新娘子了！”

段克邪听了这话，不觉口张目呆，讷讷说道：“她，她要嫁人？”就在这时，忽听得锣声大作，有人叫道：“有强盗来啦，快起来捉贼呀！”登时人声、脚步声响成一片。原来这是一家颇具规

模的客店，雇有更夫守夜的，给这里的响声惊动了。他一人不敢过来捉贼，所以鸣锣呼喊。

那女的花容失色，一叠声地催促道：“求求你、你、你高抬贵手，放、放了他吧！”段克邪也慌了，无暇再问，便连忙给那男的解了穴道，他们二人便从窗口跳出，上了屋脊，一溜烟地走了。那更夫看见屋顶有人，吓得瑟缩一团，过后才叫道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强盗走了。”

段克邪拾起宝钗，盖头便睡，过了不久，店家来拍门查问，问是不是他这里闹贼，有没有失了东西，段克邪故作惊讶，假装不晓得，他的行李很简单，当下便检查了一下，便回说并无失物，那更夫得意洋洋地说道：“幸亏我发觉得早，把贼人吓走了。”说罢，向段克邪讨赏，段克邪赏了他几钱银子，这才把他们都打发出去。

这一夜段克邪再也睡不着觉，不住在想：“她要嫁人，嫁甚么人呢？可惜刚才来不及问。”“这是薛嵩的主意，还是她自己也甘心情愿呢？”“唉，既然她就要做新娘子了，那么我还要不要去见她，说明这对宝钗的故事？”“我的父亲和她的父亲，生前乃是八拜之交，即算不是为了婚约，我也应该向她说明她的身世。”“对，就是这样，见了她暂且不提婚约的事好了。”段克邪打定了主意，心中宁静了些，胡乱睡了一觉，第二天一早，便即登程，仍然往潞州走。

走了一程，忽听得前面杀声震天，段克邪赶上去看，转过一个山坳，只见在松林外面的官道上，有两帮人正在展开厮杀。看他们的服式，一帮是官兵，另一帮人马服式杂乱，不问可知乃是强盗。路上一长列的摆有十几辆大车，车夫们都双手高举，搭在头上，蹲在车旁。这是表示不敢抵抗的意思。照黑道上的规矩，

赶车的和跟车押货等人，只要不抵抗，那就不会被杀害。

松林里出来的强盗越来越多，官军众寡不敌，已落下风，这时，强盗们正要把那十几辆大车赶走。段克邪心道：“这样路上的强盗真多，白日青天也这么大胆，公然在路上抢劫饷银。嗯，若给他们抢去，等着粮饷的士兵岂不是挨饿了？要知段克邪在十岁那年，曾随着父亲助睢阳太守张巡守城，曾目睹过士兵缺粮的惨状，印象深刻，至今未忘。

段克邪踌躇片刻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也不杀这班强盗，只把他们赶跑了便罢。”主意打定，飞奔过去，大声叫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你们怎可在大路上打劫官银，赶快给我都散了吧！”

群盗哄然大笑，哪里将他放在眼中，纷纷喝道：“哪里来的乳臭未干小子，也敢来管闲事？”“赶快回家吃奶去吧，当心我们的刀枪不长眼睛，误伤了你！”

那盗魁却有点见识，见段克邪身法奇快，禁不住心中一凛，说道：“这小子不可轻视！”话犹未了，段克邪已似旋风一般扑到战场。

段克邪对群盗的讥笑也不回骂，他一声不响，拔出他父亲遗下的宝剑，便在群盗丛中，左穿右插，挥舞起来，只听得叮叮咣咣之声不绝于耳，群盗哗然惊呼，地下满是折断了的兵器，不论刀枪剑戟，碰上了他的宝剑，就短了一截！

盗魁大惊，将两柄流星锤抛掷过来，要打落他的宝剑，段克邪一个闪身，将第一柄流星锤接住，迅即反手掷出，恰好碰上了第二柄流星锤，但听得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震耳欲聋，两柄流星锤都飞上了半天，段克邪一手接锤，一手执剑，仍是不停挥舞，又把四根长矛，三口大刀削断了！

段克邪这才再次大声叫道：“你们再不散，我可就要伤人啦！”

我这把宝剑也没长眼睛，你们可得当心，还是早早跑了为妙！”

那盗魁抽了一口冷气，朗声说道：“好，多谢阁下留情，绿水青山，他日再来讨教！”一声令下，群盗有如潮水一般，来得快，退得也快，片刻之间，都跑得干干净净了！

带队的军官忙不迭地过来道谢，段克邪笑道：“些须小事，不足挂齿。”说完便要走，那军官道：“小英雄，你立了这样大功，就不想图个富贵吗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年纪还小，不想做官；我也不缺银子使用，不望赏赐。告辞。”那军官怔了一怔，跷起拇指赞道：“当真是豪杰襟怀。喂，小英雄，且慢，且慢，我还未请教你的姓名，要往何处？”段克邪胡乱捏了一个名字，说道：“我是要赶到潞州去的，恕不奉陪了！”那军官哈哈笑道：“我们也正是要到潞州去的，真是巧遇了，咱们一道走吧。哈哈，段小侠，你可知我们往潞州是为了何事吗？”说话之时，兵士们已把一面倒了的旗子扶起，只见那上面写着“魏博节度使田”六个大字。

段克邪笑道：“我怎会晓得？”军官指着那面旗子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们是给魏博节度使田大将军送聘礼到潞州去的。”这个“田大将军”即是安禄山当年的护军统领田承嗣，他和薛嵩二人本是安禄山手下的哼哈二将，薛嵩投降了唐朝之后，他见疑于安禄山，不久，也就跟在薛嵩的后面投降了唐朝，现在，也象薛嵩一样，做到了割据一方的“节度使”了。他的辖地比薛嵩略小，但也频年招兵买马，兵力却比薛嵩更强。

段克邪心头一震，问道：“哦，你们是送聘礼到潞州的？他们两位节度使要结成亲家了吗？”那军官道：“正是，田将军替他的大公子下聘！受聘的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爱女，他们下月十五便要成亲了。两家是老朋友了，而今又同是朝廷方面的大员，所以女方的嫁妆和男方的聘礼都极为丰厚，长官大办喜事，我们这

些做下属的，就只好替他们跑腿了。”

那军官又道：“我们在路上已杀退了两股强盗，想不到今天碰见的这一股特别厉害，幸亏遇见了你，鼎力帮忙，保住了聘礼。要不然我们这许多人，只怕一个个的脑袋都要搬家！段小侠，你现在明白了你给我们节度使大人立了多大的功劳了吧，哈哈，倘若你想图个富贵的话，不论什么官职，什么赏赐，只要你一开口，田大将军都会给你。”

段克邪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当初还以为你们押解的是饷银。”那军官笑道：“这个可比饷银还重要得多。如今你既然是要到潞州，咱们一路，正是最好不过！”段克邪心里暗暗好笑：“有我给你们做保镖，你们当然是最好不过，你们却怎知道，我这是替别人送聘礼，给自己的未婚妻！”

不待段克邪再说，那军官立即叫人给他备马，与他并辔同行。段克邪一瞧，整整有十二部驷车之多，心里想道：“这笔聘礼，不知要耗尽多少民脂民膏！用来作军饷，不知可养多少军士！”

走了一程，段克邪正自心思不定，忽听得“呜呜”声响，又是两支响箭从松林里射出来，那军官有段克邪在旁，胆壮许多，下令列队迎敌，只见一队马贼，从林奔出，为首的是个面白无须、相貌温文的中年汉子。

那军官见这队强盗人数不多，更为胆壮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对段克邪道：“不知死活的强盗又来了，段小侠，我看你这次要杀鸡敬猴才行，别再手下留情了，最少也得杀掉几个盗首才成！”

段克邪拍马迎上前去，那中年盗魁打量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刚才给这班奴才们保驾的可是你么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我刚才是适逢其会，保驾二字，实谈不上。请问寨主有何见教？”